风起青萍

王行 著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风起青萍 / 王行 著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张　蕾

© 2026 by Jingye Lia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Alabama，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6 年 10 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40mm x 170mm
字数：272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2026951657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6951657

ISBN−13: 978−1−68372−908−2

作者简介

梁兢业．笔名王行、铉锋；常用网络名野草、野有蔓草。香港诗人联盟理事、全球华人诗词协会理事。海外文轩作家协会终身会员。著有长篇历史武侠小说《天子游侠传》及科幻小说《智慧密码》均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并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图书馆收藏。

内容简介

南北朝对峙，宋国秘图“步云”失窃，触发宋、魏、吐谷浑三国暗战。以文章闻名天下的无剑公子凤翊，身负大衍指剑绝学而不为世人知晓，受命前往魏都追回代号“青萍”的“步云”秘图。凤翊在风、花、雪、月“四慧剑”的协助下，与北魏斩龙公子长孙仲由以及暗中潜伏的吐谷浑射虎公子慕容奭斗智斗勇，终于解开“青萍”藏秘之谜；最后于黄河之上，与长孙仲由、慕容奭展开生死对决。风起青萍，风云色变！

目 录
Contents

引子 1
第一回　美少年抗旨逃婚　俏丫鬟荒野戏贼 5
第二回　见色起意施迷烟　将计就计擒宵小 19
第三回　识破奸计夜擒草寇　同心护主四女奋威 32
第四回　遇贵人相见恨晚　献妙计智退羌兵 45
第五回　三公子王府庆聚首　忆童年探秘得机缘 58
第六回　藏机锋龙虎较绝技　慕美名群英聚王府 71
第七回　展诗才文采震魏都　传伪讯暗中设陷阱 84
第八回　夜探王府窥虚实　黄雀之后伏黄雀 97
第九回　布迷局公子设宴　膺礼聘书院授课 110
第十回　御风变节素黎示警　潘安授首扶摇脱险 123
第十一回　授朱绂大排酒筵　除叛徒再显神功 137
第十二回　抵柔然随驾献计　破狼兵扫平北境 150
第十三回　闻密报内奸逃遁　织罗网叛徒现形 164
第十四回　指剑逞威巨奸受死　力破重围救兵突临 178
第十五回　东皇观老道谈易　伏羲庙高手迭逢 191
第十六回　溪畔夜战三雄会　水底探秘尽释谜 204
第十七回　潜湍流雨夜取青萍　谋退路密使忽现身 217

目 录
Contents

第十八回　会燕雀凤翊起疑　庆雅事名士云集 230
第十九回　梁王设局试底细　高人援手救险危 243
第二十回　冬雪巧手绘假图　云晛千里传家讯 257
第二十一回　凤翊巧施连环计　沮渠伏兵荒野道 271
第二十二回　撒香饵同玄诱敌　临绝境三杰舍身 285
第二十三回　护同袍素黎殉难　假仁义梁王鼓唇 298
第二十四回　凤翊双剑逞神威　云晛舍命救佳人 312
第二十五回　念旧谊剑下留情　露真容射虎夺图 325
第二十六回　斩龙射虎斗天凤　青萍随波付东流 338



引子

深夜，魏国京师平城西郊二十里，一座破庙伫立在初春的寒雨里，忽然一道闪电划破沉沉夜幕，接着一声闷雷炸响，震得破庙似乎都摇动起来；闪电照在破庙的大门上，依稀可见门楣上的匾额写着三个大字“伏羲庙”。

初春的雨，已下了三天，尚不见有停歇的迹象，庙前小溪已经涨满，且不停地漫上岸边，深可及膝。

又一道闪电闪过，庙门前的石级上忽然出现一个人影，只见他身形雄壮，头戴竹笠，从头到脚，全身湿透。闪电中，可见他左手拿着一柄带鞘的刀。

壮汉一步一步地拾级而上，走到庙门口，庙门只剩半扇，在风雨中摇晃着，不时发出“咿呀”之声。

壮汉在庙门前停了下来，盯着庙中供案，一道闪电闪过，供案上赫然躺着一个汉子，只见他作贩夫打扮，头下枕着一个包袱，包袱下压着一把带鞘的刀。

庙门的壮汉缓缓地摘下竹笠，丢在地上，右手握住了刀柄。又一个响雷轰然炸响，供案上的汉子忽然惊醒，从供案上一骨碌坐起来，瞥见门口的人影，立即就伸手抓向包袱下的刀，身法快捷迅疾。

只是，他快，门口的壮汉更快，眨眼之间，已扑进庙里，利刀不知何时出的鞘。只听得壮汉沉喝一声：“陆述，你便逃到天边，亓某也要将你斩杀于刀下！不要走！先吃某一刀！”刀光如匹练，斩向陆述。

那个叫陆述的汉子冷笑道：“姓亓的，休要胡吹大气！此处已是平城！平凉王早已接到线报，此刻恐怕已是来接应大爷的路上了。你武功便是再强，一时三刻，也奈何不了大爷。平凉王一到，便是你的死期到了。”一边说，

一边奋力抵挡了数招。

亓姓壮汉道：“你恐怕是等不到你那什么王爷了。”

陆述奇道：“为何？”

亓姓壮汉道：“亓某保证你那王爷来到之前，先将你送到阎王爷处报到。”

陆述道：“吹牛谁个不会？”把刀来撩亓姓壮汉握刀的手，却被亓姓壮汉反格开去。

陆述终是武功稍逊一筹，斗了十数招，力气不加，便思脱身之计。亓姓壮汉见他眼珠乱转，道：“休想要逃，亓某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说完，刀法一变，将陆述的刀震飞，一刀直入中宫，捅进陆述腹中，直没至柄。

陆述双眼一翻，仰天摔倒在地，随即气绝。

亓姓壮汉就陆述尸身上揩抹去刀上血迹，还刀入鞘，俯下身来，去陆述身上一阵摸索，果然，在其腋下摸到一个小布囊。亓姓壮汉狂喜，扯下布囊，打开一看，却是一个大如鸡卵的蜡丸。亓姓壮汉取出一把锋利的小刀，小心地剖开蜡丸，里面是一张折叠得极之精巧的纸张。

亓姓壮汉晃亮火折子，展开那张纸一看，喜道：“果然是它！”将纸张重新折叠好，放回蜡丸中，就着手中火折子，将蜡丸重新封好，放回布囊中，珍重地纳入怀中。

亓姓壮汉提了刀，掠出庙门，刚走下石阶，便听得雨中传来急遽的马蹄声，抬头前后一望，半里之外，尽是火把，看那阵势，没有两百也有一百数十人马，正朝这边冲来。

亓姓壮汉思忖着要往何方逃逸，才走两步，忽然忖道：看此阵势，无论往哪方走，都将陷入重围，恐怕难以脱身……好不容易夺回的物事，不可再度落入敌手。且先将它藏过，若能脱身，再来取不迟。环顾四周，欲寻觅一处隐蔽的地方。

眼见火把越来越近，亓姓壮汉眼光扫过溪边一丛淹在水中的竹子，脑中灵光一闪，一跃上前，动作快捷而沉稳，不到一巡酒的光景，已将蜡丸藏好；随即飞身上岸，那些火把已然冲到庙前的路上，人影幢幢，前后去路皆被魏国军兵堵满。

亓姓壮汉拔刀而前，意欲拼死突围。却听一个声音道：“亓北川，还不束手待擒，更待何时！”

亓北川循声望去，火光之中，一匹青骢马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公子，其人一身王服，头戴王冠，背上背着一柄形式奇特的刀。

亓北川见此人气度不凡，心中忖道：莫非是传说中有斩龙公子之称的平凉王长孙仲由？若果是此人，那今日亓某性命恐怕就要交代于此了。于是高声道：“来者何人，缘何知晓亓某姓字？”

王服公子对身旁一个人道：“虎将军，去告诉姓亓的，本王是谁！”

虎将军拍马上前，大声道：“姓亓的听好了，这位乃我大魏平凉王，观南院大统领，人称斩龙公子的便是。”

亓北川大笑道：“久闻斩龙公子长孙仲由一柄斩龙刀，所向无敌，今日亓某不自量力，便向斩龙刀下讨教几招。”

正在此时，一个亲随走到长孙仲由跟前，低声地说着什么，末了，长孙仲由挥手让他走开，坐直了身子，对亓北川道：“亓北川，你既杀了陆述，那物事必在你手中，若你拱手来降，将物事献出，本王保你高官厚禄，黄金美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亓北川道：“今日身陷重围，有死而已！休要多言，谁敢与吾决一死战！”

虎将军一跃下马，提一柄厚背七窍大刀，指着亓北川道：“姓亓的，休要嚣张，待某来会你。”

亓北川更不打话，舞刀直取虎将军。二人就这黑夜大雨之中，破庙之前，一来一回地斗刀。二人武功不相伯仲，又都是使刀的好手，只是亓北川有拼命之心，而虎将军却无死战之意，因此，亓北川屡屡行险，逼迫得虎将军渐落下风。二人斗了二三十招，虎将军稍不留神，臂上被亓北川划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

亓北川正要乘胜追击，不料眼前人影一闪，长孙仲由已然出手，一掌照亓北川拍来，亓北川立觉一股罡风扑面而来，立脚不住，向后退了数步。

长孙仲由一掌震退亓北川，道：“虎将军，你且退下包扎伤口。”

亓北川一退复上，挥刀攻向长孙仲由。长孙仲由也不亮兵刃，连闪数下，避开亓北川攻势，道：“亓北川，本王出手，你还有机会取胜吗？休要执迷不悟，此时来降，本王还可以礼相待，否则，少时被擒，便是阶下之囚。”

亓北川充耳不闻，只把刀来狂舞。长孙仲由见亓北川不肯归降，招式一变，不出两招，一掌拍在亓北川左肩上，但听得骨头碎裂之声，亓北川身躯被这一掌打得飞跌出两丈有余，方始重重地摔在地上。

亓北川虽受重创，右手仍死死握住刀柄；此时忍痛以刀拄地，艰难地站将起来。却听长孙仲由喝道：“拿下！”

亓北川自分必死，却不甘就此被擒，身受百般侮辱，于是强鼓一口真气，仰天高声吟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吟毕，举刀就颈，自刎而死。

长孙仲由见了，不由得赞道：“真是条汉子！”随命搜身。

半晌，只搜得十数两银子，其余一无所获。

虎将军道：“怪哉！”

长孙仲由道：“将亓北川和陆述尸首带回去罢。尔等众人，以此处为核心，向外方圆一里之内搜索！”又对一个刚刚带兵到来的将军模样的军官道：“素黎将军你留下。”

素黎将军道：“是！”

长孙仲由吩咐罢，与虎将军带着十数人马自回平城去了。

素黎将军随即将众军发散开来，自己则站在适才亓北川自刎之处，望着急速奔流的溪水，怔怔出神。

雨越下越大，夜越加深沉，闪电伴着雷声，照亮了天际。

第一回

美少年抗旨逃婚　俏丫鬟荒野戏贼

深秋无人荒野，一辆马车晃晃荡荡地走在道上，车上铃铛不时发出“叮叮当当”悦耳的响声，驾车座位上，坐着一个绝色美女。

女子戴一顶帷帽，不插头饰，年若十七岁，瓜子脸，新月眉，杏眼薄唇，淡紫衣裙，腰佩一柄银鞘长剑，玉手控缰，赶着马车，慢悠悠地走着。

马车通体黑褐色，车身宽大，以名贵乌木打造；拉车的一红一黑两匹骏马，更是乌孙名马。

车厢里，一个男子在背诵宋玉的《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溯滂，激飏熛怒。眩眩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眴焕粲烂，离散转移。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

念毕，传出一阵女子的欢声笑语及赞许声；驾车女子并不理会，只顾赶车。突然路旁草丛中窜出一个人来，女子急勒停马车，向前一看；只见那人用一条看不出颜色的布条束发，满面胡须，身穿一件似乎十年不曾洗过的粗布衣服，腰插双斧，足蹬一双破旧麻鞋，往路中间一站，拦住了去路。

女子端坐车上，双眼盯着那个汉子，只等他开口。

汉子大声道：“此路为我开，此树为我栽，欲从此地过，留下买路财！”

女子竟然一点也不惊慌，听了汉子的话，笑将起来：“哦？你这是要拦路打劫？”声音如银铃般清脆悦耳。

“废话！不打劫拦路作甚？”

女子道：“说的也是。只是你方才说，此树为你栽；可是此处方圆数里，连棵树都没有，你栽的怕不是草吧？”

汉子一怔，强硬地道：“便没树，也一样照劫！”

女子道：“你这就不地道了。”

“如何不地道？”

“这路与树，你只占了一半，所以，要劫你也只能劫一半！”

汉子歪了头想了半晌，觉得女子说得似乎有理，又觉着不知哪里不对，挠头道：“也罢！那就劫一半！快拿银子来！”

女子却道：“银子？没有！”

“没银子？”汉子恶狠狠地道：“这两匹马也值个十两八两！”

女子心中好气，心道：这两匹马价值千金，这厮却是不识货。口中却道：“马给了你，我这车如何赶得动？”

“如何赶车是你的事！”

女子把脸一沉：“姑奶奶要是不答应呢？”

汉子一拍腰间斧头：“不答应？问问大爷我这两个伙计答不答应！”

女子忍不住笑起来：“你那两把破斧，能有何用？砍砍柴尚可。”

汉子怒道：“你敢小觑大爷的兵器？莫非你还会武功？”

“武功不会，摔你几个嘴啃泥却是容易得很。”

汉子更怒，戟指道：“来来来！且看谁摔谁！”

女子眼眉一挑：“怎么？你想打架？”

汉子气得笑了：“你说呢？”

“既要打架，先通姓名！”

汉子拍着胸脯道：“大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双斧无敌牛大通是也！”

女子哈哈大笑，回头向着车厢问：“姐妹们，可有听过这个名号？”

车厢中一个冷冷的声音道：“月丫姐，速速打发了赶路，与这等蠢货啰唆什么？”

月丫道：“我看这笨牛恐怕经不起我一指头就倒了，再看他一身又脏又臭，真个没兴趣动手。要不，请冬雪大女侠赏他一颗枣核如何？”

冬雪回道：“姐姐休想偷懒，今天该着你当值，有事休想推脱！”

月丫叹口气：“真是同人不同命！怎地轮到本姑娘驾车，就遇上这等破事儿。也罢，只好认命了。”慢吞吞地下了车，似乎不是去打架，而是去散步一般，轻移莲步，款摆柳腰，走到牛大通跟前四五步远近站定：“喂！姓牛的，本姑娘与你打个商量如何？”

“打劫就打劫，有何好商量？”

“要说劫财，刚才本姑娘都说了，我们没银子，况且已经两日不曾有酒肉下肚。你我都是江湖同道，本姑娘看你也是个汉子，不如将你身上的银子拿出来，分些与我们，也算是劫富济贫，救困扶危了，如何？”

牛大通虽笨，但要问他要银子，却是一点也不傻：“放屁！自古以来，哪有被劫的反问劫道的要银子的道理！？”

“如今不就有了？”

牛大通不耐烦地道：“废话少说！快快卸下马来，免得大爷动手。”

月丫道：“本姑娘并不想与你动手；这样吧，就以三招为限，你若赢了，连马带车尽归你便了。”

“这可当真？”

“当真！”

牛大通从腰间拔出双斧，就要动手，月丫又道：“且慢！如若你赢不了呢？”

牛大通把头一昂：“废话！大爷还赢不了你一个黄毛丫头？也罢！你说，要待怎地？”

月丫道：“你若赢不了，便须把你身上的银子留下，从此不许再干此营生！如何？”

牛大通心道：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妞儿，怕不吹口气也倒了，如何赢不得她？哈哈大笑道：“好！都依你！”摆开架势，喝道：“进招吧！”

月丫掩口笑道：“我的意思是，让你使三招哩。”

牛大通这下听明白了，大怒：“小妞儿辱我太甚！”双斧高高举起，“呀”的一声，朝月丫奔来，看看近身，正要将斧劈下，不知怎地，脚下忽然一绊，连人带斧，朝前一扑，摔了个嘴啃泥。耳听得一阵哄笑，牛大通满脸通红，双斧撇在地上，连忙爬起来，脑中一片迷糊，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跌倒的。向对面一看，月丫俏生生地站在面前，像是没有挪动过一样。月丫身后，马车旁边，不知何时，站立着一男三女。

那男子长身玉立，十七岁上下模样，一袭银色暗花白袍，蓝绸带束发，面如冠玉，目似点漆，剑眉入鬓，鼻如悬胆，唇若涂丹；手执一柄玉骨折扇，扇面描一幅竹林七贤图，一副富家公子气派。

男子左侧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女子，淡绿衣裙，鹅蛋脸，嫦娥眉，鸣凤眼，樱桃嘴；腰悬一柄形式古旧的绿鞘宝剑。

男子右边一个女子，年若十七，桃红衣衫；杏仁脸，柳叶眉，时风眼，花瓣唇；腰间也悬一柄奇形暗红皮鞘宝剑。

男子身前一个女子，年纪最小，十五六岁左右，一身珍珠白交领衣裙，圆脸，羽玉眉，鸳鸯眼，幼唇；佩一柄鱼肚白鲛皮鞘宝剑。

穿红女子拍手道：“好！月丫，再让他来个四脚朝天！”

牛大通恼羞成怒，挥拳扑向月丫，照着月丫脸上直捣过去。不料眼前紫影一晃，手臂就被月丫长袖缠住，一拧一甩，牛大通尚未反应过来，蠢笨身躯便即倾倒，果然屁股向后，仰天一跤跌倒，就如反转了的乌龟，四脚朝天。

三女又掩嘴娇笑。月丫道：“你们还想看甚把戏，快快说来。”

绿衣女子笑道：“也无甚好看的，不如就来个懒驴打滚罢。”

月丫道：“这个容易！”对牛大通喝道：“起来！还有一招哩！”

牛大通心道：大爷就不起来，你如何摔得了我？道：“大爷就是不起来，有本事你来摔我！”

月丫道：“本姑娘懒得摔你。说！认不认输！”

牛大通道：“认什么输？那是大爷自己摔的，又不是你打倒的，凭什么认输？再说，不是还有一招吗？三招未过，胜负还未见分晓哩。”

月丫又好气又好笑，叹口气道：“好吧，那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忽然面露惊恐地指着牛大通身后，惊叫道：“蛇！蛇！”

荒野之中蛇虫本多，突然钻出一条蛇来，并非奇事。因此牛大通根本不疑有他，立即跳将起来，脚跟尚未站稳，身子被一股力道一裹一带，人便不由自主地向侧一旋，重重地摔在地上，余势不消，一路滚了四五滚方才停下。

原来却是月丫使诈，草地上何来的蛇？

马车旁三个女子已捧腹弯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月丫忍了笑，道：“怎样？还不服输吗？”

牛大通再笨，此时也自知不是这个女子的对手，把头低了，默不作声地从怀里摸出一串铜钱，约莫有三十余枚，递将过来，道：“老牛认栽，钱都给你！”

月丫奇道：“怎么？只有这点儿钱？”

牛大通道：“此处本就荒凉，极少商旅行人，老牛大半年不曾发市，何来的银子？只得这些铜钱，你要不要？”

月丫一时不知如何才好，正迟疑间，车旁公子忽然道：“这位牛兄，铜钱留给你自己用罢。在下有一事相问，如回答得好，便送你一两银子。”

牛大通一听，对方不但不要自己铜钱，反而还有银子可赚，双眼放光，

脱口问道：“当真？”只一瞬间，眼中光亮便黯淡下来，心想：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口中便道：“公子休寻老牛开心。”

“牛兄，你就说你想不想赚银子吧？”

牛大通猛点头道：“当然！”

“好！”公子问道：“此乃何处，离平武城尚有多远？”

“此处名为白草窝，向西五十余里，便是吐谷浑疆界，只是一路上都没有人烟了。向北二十里，有条小河名唤两界河，河畔有个山庄名唤两界庄；再往北二十里，便是平武。”

公子道：“很好！”向穿绿的女子示意道：“风儿。”

风儿会意，从袖中取出一锭一两重的银子，走到牛大通跟前一抛，道：“接着！”

牛大通接银在手，欢喜地用牙咬了一下，很小心地将银子揣入怀里。

月丫柳眉一竖，道：“还不快走！”

牛大通弯腰想要拾起地上双斧，月丫道：“斧子就留下吧！别忘了，从此你不得再干这劫道的营生！”

牛大通只得将斧子撇了，摇摇头，叹口气，撒开双脚，一溜烟地走了。

公子道：“好了，没热闹看了，咱们赶去平武投宿吧。”

红衣女子道：“公子，不是说要去吐谷浑吗？怎地又要去平武？”

穿白的女子，正是先前与月丫说话的冬雪，对红衣女子道：“仙子姐姐，平武不比那鸟不拉屎的吐谷浑好吗？”

公子道：“咱们出来仓促，未带御寒衣物，去吐谷浑不得备办一应用品？到了平武，仙子负责采购一应物品。”

原来穿红的名叫夏花，难怪冬雪称呼她为仙子，乃是花仙子之简称；月丫名为秋月；穿绿的风儿名唤春风。

夏花道：“是！”

春风道：“我们有银子吗？就我们身上的银子全凑一起，恐怕都不够十两！就算省着花，也不够半年的用度。”

公子道：“且先上车赶路。”

秋月道：“我不赶车了，该轮到雪妮了。”雪妮就是冬雪，因年纪最小，被众人称为雪妮。

冬雪笑道：“今天还没过哩，每人赶一天车，你休想推诿。”

秋月没好气地一屁股坐回驾车的位置上，待众人上车坐定，甩了个响鞭，驾车向北奔去。

公子舒服地半躺在车厢里，春风道：“公子，你倒是快想想办法，不然我们都得喝西北风了。”

公子大大咧咧地道：“我哪有什么办法？实在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先把雪妮卖了，这么一个大美人儿，怎么样也能卖个三五千两银子吧？”

冬雪一听要卖了自己，竟然不是叫苦哀求，反而说道：“怎地先卖我？要卖也是先卖风儿姐。”

春风立即道：“应该先卖仙子妹妹。这么水灵灵一个美人儿，谁人不抢着要？”

夏花道：“你们先别想着卖了我，不如先想个赚钱的营生才是正事。”

秋月隔着车帘道：“说起营生，我倒想起一个主意。”

冬雪道：“月丫姐有甚好主意？”

秋月道：“我看不如也学学那个牛大通，也做这劫道的无本买卖。”

众人大笑！冬雪一边笑一边道：“只要月丫姐往道上一站，还用得着劫道？那些男人谁还不知道怜香惜玉？恐怕银子不一会儿就堆成小山一般了。”

秋月道：“这事让仙子姐姐来，说不定真行！”

四女互相调侃着，就当白衣公子这个人不存在一般。

原来这春风、夏花、秋月、冬雪四人，从小就被主人家收养，自小与这公子一块儿玩耍长大，名为丫头，实则身份极为特殊。四人武功得老太夫人、太老夫人亲自指点，更是随老夫人、太夫人学得一身武艺。年纪虽小，却已是江湖上有字号的一流高手，深得几位长辈夫人的喜爱。时常带她们四人外出历练，竟然在江湖道上颇有令名，被称为风花雪月“四慧剑”；更兼每人都有一门才学：春风善操琴、夏花善弈道、秋月善书、冬雪善画，又被称作琴棋书画四才女。

调笑了一阵子，终是没有什么好主意能解决这银子短缺的问题。冬雪挨近了公子，道：“公子，你还是拿个主意吧。”

公子道：“拿甚主意？”

冬雪道：“就是怎样才能弄点银子的营生呀！”

公子笑了笑，掀起身下铺着的羊皮，不知在哪里一按，“喀”的一声轻响，看似毫无破绽的木板突然弹起半分。公子伸手揭起一块两尺余长短的木板，露出一个小洞，伸手到里面一提，提出一个两尺见方的黑漆盒子。

春风、夏花、冬雪齐问：“这是什么？”

公子不答，将盒子打开，一阵耀眼的金光从盒中冲出，三女定睛看时，